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二八・史部・雜史類

皇明典故紀聞十八卷

〔明〕余繼登輯

一

皇明馭倭錄九卷附畧二卷寄語畧一卷

〔明〕王士騏撰

二七七

皇明史概一百二十一卷（皇明大政記三十六卷、皇明大訓記十六卷、皇明大事記五十卷、皇明

開國臣傳十三卷、皇明遜國臣傳五卷首一卷）（皇明大政記卷一至卷十）

〔明〕朱國禎輯

五〇三

2734/08

國朝典故紀聞序

余與世用偕官史局
別蹴舍而共處稍謝
造請取古人已事差
次之世用曰取法於
遠不如近也吾寧師

典故紀聞序

七

王世清

當代事事可循言可
紀不必見自己出也
以魏弱翁之才其大
者乃在條上漢家諸
名臣故事耳余曰有
心哉世用也與其取

諸名臣奏牘不如徵

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

視諸故府紀所見聞

以而成帙屬余更定

摘爲十八卷凡關

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

典故紀聞序

三

黃士

大事而於世爲急則

書非大非急而爲異

聞見則書非異而事

所從起則書蓋

本朝文謨武烈識大識小

半在是矣每見野史

紀

本朝事者其書不雅馴又
迺相祖述轉傳轉失
其真譬之貿薪者轉
相貿也而不知其所
由世用則躬入山而
尋斧焉非官師所材
則弗取也中丞王公
雅意經世讀其書而
愛之亟以付梓人刻
未竟而世用卒嗟哉
世用所論次未及施

與故紀開序

三

徐世明

用也然可謂有其意
矣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

國史

與故紀開序

四

王牒副總裁前詹事府
少詹事掌院事直

起居注

經筵

日講官北海馮琦序

皇明典故紀聞卷一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太祖攻陳埜先時方假寐有蛇緣臂而走左右驚告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棲我帽纓中蛇徐入纓中

太祖舉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詞諭降寨帥既歸忘前蛇坐久方寤脫帽視之蛇居纓中自若

典故紀聞卷一

二百四十五

廼引觴自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蜿蜒繞神櫨矯首四顧復俯神主頂若鏤刻狀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克米石諸將見糧畜各欲資取而歸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軍驚問故

太祖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各取財物以歸再舉必難大事去矣於是率諸軍進取太平

太祖攻太平先令李善長為戒戰軍士榜及拔城即張之士卒方剽掠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陳埜先攻太平

太祖按兵城上令徐達等轉戰至城北忽有雙龍見於陣上雲端敵眾驚愕仰視我師因大破之遂擒埜先

太祖擒陳兆先降其眾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自安

典故紀聞卷一

三

二百五十九

太祖覺其意至暮悉令人衛屏舊人於外解甲酣寢眾乃相謂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及攻安慶多先登

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召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戰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太祖初設營田司以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

之曰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太祖爲吳王時命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爲治上曰

典政紀聞卷一

三 明正二六五

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太祖爲吳王卽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省臣曰

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太祖自宣至徽儒士唐仲實姚璉來見

主公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今日民雖得所

典政紀聞卷一

四 明正二六五

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亦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

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駐蹕之地

○儒士范祖幹初見

太祖持大學以進曰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

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

太祖爲吳王時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夢戴良童翼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

典故紀聞卷一

五

易

太祖既定寧越欲取浙東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正當撫卹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縣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鷂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爲將

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爲子孫者亦必昌盛

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爲言遂罷之

太祖爲吳王時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太祖視事東閣天熱甚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泔濯者叅軍宋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

典故紀聞卷一

六

易

真可示法子孫臣恐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

句容有虎爲民害者

太祖遣人捕獲之令養於民間飼以犬宋思顏以爲擾民無益

太祖欣然卽命取二虎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
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
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爲行
兵者之法。

○僉院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
總制王愷執而撻之市遇春怒使人讓之愷
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
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遇

與故紀聞卷一

二

劉仕任
二百六十七

春謝之

太祖初命諸將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
屯充仞乃下令申諭諸將曰興國之本在於
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
農足軍食定伯興王莫不由此兵興以來民
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
民則力重困故令爾將士且耕且戰數年以
來未見功緒惟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
以給軍餉尚餘七千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

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宜及時開
墾以收地利庶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
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
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士世豈無之或
隱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
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
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叅軍及都督府俱以
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謁

與故紀聞卷一

八

劉仕任
二百六十八

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

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
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
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
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
吾所任將帥卽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
聽命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
忽於終也

太祖嘗謂羣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

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踴嚙之馬調御有道又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此方今所當急者

太祖嘗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

典故紀聞卷一

九

付汝亮
三百六十五

矯激異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公爾忘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

太祖見陳友諒鏤金床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卽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慾尤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蕘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于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又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卽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而不言相爲容默非事君之道於已亦有不

典故紀聞卷一

付汝亮
三百六十六

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

但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楠而爲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筭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太祖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必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召徐達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雖成此功非旦

典故紀聞卷一

十二

十五

周用

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豈不爲其所累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太祖時曾下令凡農民田伍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爲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綿出麻布綿布各一疋按此令常行民安有不足於衣

者

太祖嘗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因謂省臣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効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於民則無所損也

太祖以儒士楊訓文爲起居注諭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諫致主于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平時于百官所

典故紀聞卷一

十二

周用

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他日復命訓文滕穀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爲戒耳

太祖嘗下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而寡妻孥尤宜優恤予自兵興十有餘年所將之兵攻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爲親兵也故遺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嘗被

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于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太祖嘗謂太史令劉基等曰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培斂以腋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下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紓

典故紀聞卷一

十三

廣士
百八十八

太祖將營宮室典營繕者以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爲雕斲昔堯茅茨土墍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矣然千古稱盛德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與馬珠玉之玩慾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繇構一以朴素何必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吳元年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言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爲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太祖嘗諭按察司僉事周演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然凡事當存大體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

典故紀聞卷一

十四

廣士
二百七十三

非吾所望于風憲也

太祖嘗禁種糯其略言曩以民間造酒糜費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價稍平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居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太祖嘗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當何據對曰禮

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之乃命有司制素冠白纓衫經皆以粗布爲之起居王禕曰此比總麻爲重矣

太祖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者乃不復改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

典故紀聞卷一

五

免太平等府租賦有差

太祖嘗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爲美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

甚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也

○博士許存仁講尚書洪範至休徵咎徵之應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脩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脩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嚮今宜體此下脩人事上合天道

典故紀聞卷一

五

○吳元年上海民錢鶴臯作亂執華亭知縣馮榮榮不屈囚置獄中及徐達遣指揮葛俊擒鶴臯榮始出獄即爭于俊曰反者鶴臯耳餘皆良民即有從者亦皆迫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爲治俊從之全活甚衆

太祖謂起居注詹同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

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前代朝賀皆用女樂我

太祖吳元年始革去不用

太祖嘗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辟之罇草萊者施罇不謹必傷良苗繩姦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

典故紀聞

七

憲臣

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辟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太祖時除郡縣官皆給道里費知府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州判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半之

典史十兩著爲令又予文綺羅絹布及其父母妻子皆有差蓋謂初授官不免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故欲其奉公不得不先養其廉如此

太祖因試將士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太祖以久不雨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醢醬皆出大官供給

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于民也

○吏有受賦者事覺赴井死

太祖聞之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耻小人見利則喜聞義不徙是故君子舍生取義小人則舍生爲利所爲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其事可爲世之貪污者戒

太祖嘗召浙西降將諭之曰吾所用諸將多濠

典故紀聞卷一

二九

三九七十三

泗汝穎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常保爵位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足爲真富貴乎

○吳元年七月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

太祖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

奉置几案以祗天戒

太祖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古之賢臣亦憂治君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誠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竊位苟祿於生民利病謾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抹矣可不懼哉

典故紀聞卷一

二九

三九七十六

太祖一日祀山川畢出齋次顧謂世子等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著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於下者皆由於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將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庶諳勞逸他日不致驕惰

太祖謂臺省臣曰近代法令極煩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勿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得夤緣出入爲奸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鬪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

典故紀聞卷一

三

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曾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又

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述不識經濟之權衡胷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典故紀聞卷一

三

太祖謂省臣曰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勿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言民輕犯法則犯者益衆

太祖曰民之爲惡猶衣之有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矣。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得活甚難。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太祖新建宮殿成命儒士熊昂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西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國初建宮殿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者

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

典故紀聞卷一

三三

朱至

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南京新造宮殿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因戰鬪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當設備禦可於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國初習元舊俱尚右至吳元年十月

太祖始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爲左相

國餘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臺命湯和等爲左御史大夫等官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廢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

典故紀聞卷一

三四

朱至

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太祖初命中書省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煩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故當時所定刑名條目皆與臣下面議斟酌其後條例日增比擬日煩輕重上下惟憑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矣